

台灣第一家家庭



李偉著

台灣第一家家庭

四川文藝出版社

○ 作者在自己長期的記者生涯中，接觸到蔣介石家族的各個側面。他據此撰寫了今日台灣的「第一家家庭」。讀者從中可以了解到這個貴族之家鮮為人知的花花絮絮、根根底底、形形色色，并據此認識一個集團。



代和

SICHUANWENYICHUBANSHE

台灣第一家庭

SICHUANWENYICHUBANSHE

李偉著



责任编辑：陈天笑

封面设计：张仁华

版面设计：龙小龙

书名 台湾第一家庭

作者 李 伟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1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75

印数 1—10,000 册 字数230千

ISBN7-5411-0482-5/I·445

定价： 3.80 元

序

吴 调 公

李伟同志的新作《台湾第一家庭》即将问世了。我初步拜读过，并听他谈起写这本书的经过，深感于他的立意之新、搜罗之富和组织、提炼素材之精，真不愧为当前纪实文学的喜人之作。

说到纪实文学，我想谈一点浅见。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间，我先后在江苏师范学院和南京师范学院（今为南京师大）任教文艺理论。在这一段期间，我花了较多时间研究文学分类学，在我的那本专著中论及报告文学时，曾谈到报告文学的作者“不但是应该成为一个诗人和作家，而且应该成为一个记者。”其实纪实文学也是一样。我认为李伟同志恰恰是具备这一个条件的。他长期在报社工作，做过编辑，搞过采访；有文艺创作经验的积累，也有学术研究的功力。他的文章，既具备逻辑推理的谨严性，也有形象思维的联翩浮想和艺术魅力。

不仅如此，他的写作态度也是非常认真踏实的。就看他写这一本《台湾第一家庭》吧。单是为了确定这一本书的构思中心，就不知反复推敲、细细琢磨过多少次。这也难怪。构思中心的确事关重大。任何文章写作，构思

的过程都不能不是一个沿着一定思维线索向纵断面与横断面的延伸过程。思境深化了一步，线索可能改动了，于是整个内容的设想，也相应有所调整。紧跟着，在调整后的新座标制约下，原来的意象又复有所变动。李伟同志是斫轮老手，当然深知此中甘苦。他之写台湾，突出蒋介石，但这样又未免太泛。要说写他的政治生涯吧，对一本侧重于文艺性以及不同于写通体生平传记的书说来，很不相宜，而况这一类书也早已有人写了。怎么办呢？就来写他的“家庭”不是很好吗？你看，这一个角度选得多么好！“家庭”，内涵可不能限死。写了蒋介石的儿子，还写了媳妇和孙子。这不算，还捎带了“大名鼎鼎”的孔二小姐，再加上同蒋介石家庭有关的人物。写了他们这一大伙，“家庭”的侧面当然就多了，内容也丰富了。作为这个台湾的“第一家庭”，是人人所瞩目也是人人期待知道的。它是一个特号风云人物的家庭。花花絮絮，根根底底，古古今今，聚集在魔幻的、封闭的迷宫中，该有多少无数的秘闻趣事！现在，就象层层门窗和帷幕一步步都打开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扩大人们的视野，还给传奇人物以真相。这不正是寓教于乐，也可以说是给历史真相来一个“还原”。虽说其中大多是家庭琐事，可古话说得好，见微知著，观须弥于芥子之中，因为这毕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第一”家庭啊！可见书名也选得真好，说明构思的座标选得准，选得妙。虽说称称分量，只有四两，却能拨千斤。而座标之所以选得准，选得精，这决不是灵机一动就这么一蹴即成

的，除了得力于作者的构思功力之外，和他的深思熟虑，“众里寻他千百度”，也大有关系。

表面看来，这是一本写家庭生活的书，充其量是一本写一个特别家庭及其成员的书，但细细体会，至少可以看出作者确乎把其中一部分成员写活了。不但写出每个人的言谈举止、声音、笑貌，更重要的是写出他们的心灵。画画要讲究“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引顾恺之语），李伟同志也正是做到了“传神阿堵”。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我想，首先是他对作为“人学”的文学，特别是对记实文学感到兴趣。歌德说的“人对于人是最有兴趣的，并且应该只是对人感到兴趣”（《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对他说来，是再确切不过了。原来他的职业就是广泛地采访人和真实地描写人。——纵使报导的限于社会事件和动态，也还是要把做出事件之根本的人写好，更何况有句名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嘛。写好了“人”，也就深刻揭示了社会。作为报刊编辑的作者李伟同志，他的妙手就是善于掌握观察社会的广角镜。而他的极度虔诚的艺术追求，更成为他对这种极世间人物肖像丰富情趣之浓的“台湾第一家庭”的成员，感到兴趣。怀着这种兴趣，把他们的形神刻划出来，以饷读者。改写出出人意思的悲欢离合，也写出耐人寻思的日常生活，而更显得妙笔生花的，是发微探幽，给秘闻曝光。这就好象一个导游老手，把旅游者引向曲折深窈的岩洞。明明眼前溪横路断，可一转眼，却又一线窥天，别有一种“使人想不

到、猜不着”（李笠翁语）的佳境。

抓住生活中耐人寻味而又是大家关心注意的真人真事，突出其最足以显示“灵魂史”的片断，这说明是发挥了纪实文学之长。取材于民国史资料，参以传统的演义笔法，做出适当的艺术加工，而又并不虚构，从而保持历史真实，这是吸取了历史文学之长。再说，把一个个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社会的大背景前，通过微妙的人物关系，通过人所罕知的秘闻轶事，写出实有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多维地而不是简单化地揭示这一个“台湾第一家庭”成员中每一个人的独特性格，这又可以看出作者所具备的文学特写的功力。

我认为这不止是一本有趣味的书，也是一本对读者有益的书。所谓有益，就是可以从这本书里学会如何用多维形式剖析人世间的每一个人物——不管是艺术世界中的还是现实生活里的；学会用文学方法写历史；也学会分析一切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在洞明世态的前提下艺术地锲入心灵的本领。

目 录

一、蒋介石金屋纳四美·····	(1)
二、蒋经国情场逞风流·····	(37)
三、蒋纬国自揭身世谜·····	(72)
四、蒋介石寄望五“皇孙”·····	(95)
五、蒋经国珍爱掌上珠·····	(113)
六、二小姐混世尽作恶·····	(124)
七、蒋介石抢夺“财神爷”·····	(152)
八、宋美龄笑纳夜明珠·····	(193)
九、蒋百里痴情东瀛女·····	(215)
十、陈璧君助桀汪精卫·····	(260)
十一、梨园侠女杨溪惩恶魔·····	(296)
十二、文坛“怪才”明犀暗失明·····	(348)

蒋介石金屋纳四美

每一个人都都有自己的爱情传奇。

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从1887年来到人间，1975年逝去，这88年中，政治活动无疑是他个人历史的主要篇章。然而，他同样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他也有七情六欲、所爱所憎，这一点与芸芸众生并无二致。

这里记载的就是四个女性与蒋介石共同构制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1. 原配夫人毛福美

“武岭起于剡溪九曲之口，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敬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溪水潏洄，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这一番山水风情的描摹，出于当年蒋介石御用文人的笔下。无非表明，山川毓秀，人杰地灵。

也就在这武岭溪口之畔，1882年农历11月19日，一个乡村商人的家庭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毛福美，如果说她

后来成了蒋介石的夫人，可算有福外，那美貌是全然谈不上的。她色仅中人，貌也平常。

她的父亲叫毛鼎和，开设的是毛祥丰南货号，这岩头村上都称他为“祥丰老板”。这位千金降生时，前面已有两个哥哥。“重男轻女”是当时的时尚，她不被重视。当然也就不会让她读书了。

她慢慢地长大，虽然因不能断文识字、打算盘，当不了朝奉，但烧茶煮饭、洗衣浆衫，暇时也搬个货，作个店里的伙计倒也非常称职。毛家的女儿能干的名声就传了出去。这名声传到距岩头村不远的溪口街上。玉泰盐铺的老板蒋肇聪（肃庵）听了很有兴趣。这盐铺规模不小，经营粮食、酒、石灰、日杂百货等。生意不错，就是家中缺少人手。

蒋肇聪续弦的妻子王采玉，于1887年农历9月15日生了个儿子，小名叫瑞元，这就是蒋介石。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蒋介石不过9岁，父亲就弃他们而去。王采玉在孤寂中抚养一子二女，确是艰难。蒋介石刚到15虚岁，王采玉就想起丈夫在世时告诉她的话，毛鼎和的女儿善于主持家务，可以娶来作媳妇。请人去说合，双方门当户对，一说即成。

婚礼在1901年举行。这婚礼简单又隆重，一乘花轿，伴随吹打乐器，毛福美就来到蒋家。这样的婚姻当然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大媳妇、小丈夫。当时她的芳龄虚岁20；蒋介石不过15，不折不扣的小丈夫。以姐弟相称还说得过

去。好在蒋介石当时对爱情处于朦胧状态，倒没有什么反抗的表现。他的母亲只是说“大了就会好的”，这“大了”当然是说的蒋介石。不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在新婚之夜，起了一点小风波。

热闹了一天，陪酒、谢客，蒋介石都按照当地的风俗行事。新媳妇怎样，他无暇细看，何况红绸盖着脸，纹丝不露。只是感到这媳妇，个儿不高，比他矮了很多。裙子下面是一双天生的大脚。

闹洞房的人散了，一对红烛已烧去大半，他感到很困，他想睡了。这新娘还盖着头巾坐着。他上去掀开。一看之下，大失所望，哪有天生丽质，简直不想再看。他走了出去，当晚没有进来。她也坐着没有睡，流了一夜的眼泪。

旧中国的封建婚姻都和这类似，虽然没有爱情，但还要凑合着。王采玉的管教很严，蒋介石也有孝心，不敢有异议，小夫妻貌合神离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对毛福美来说，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三从四德倒是懂的。她尽心侍奉婆母，对丈夫也体贴入微。这样，家中也就相安无事。王采玉也不时在人前说：“我这媳妇不错！”

四年后，1905年，他和她的感情有了转机。原先，蒋介石在溪口的蒋氏家塾读书。这时已经容不下他了，他需要进一步深造。宁波有位知名的先生顾清廉，在宁波城里西河沿文昌殿陈家祠堂设学馆，他是位积学硕儒，慕名而来投他门下的学生甚众，奉母命蒋介石也来就读。蒋老夫

人想到儿子虽已19岁，但毕竟是初次离开家门。左思右想想出一个办法，让媳妇陪着去宁波，照料生活，也许会使两人的感情有所增进。这个主意是对的。蒋介石怜惜妻子，为她雇了个娘姨做家务，又请了一位同学的妹妹教她识字。生活融融洽洽，和以前大相径庭。

但是，好景不常，良辰难再，这样的好日子无奈太短，过了六、七个月，毛福美回到溪口。蒋介石也离开宁波。此后，蒋介石鸿运高照。先进浙江武备学堂，再进保定军校，又由保定军校出资送他去日本进士官学校。真是一帆风顺。然而，蒋介石对她的感情却急遽滑坡。他离开浙江以后就很少回家。

1910年3月18日，桃花盛开时节。

这是蒋介石与毛福美结婚的第10年。毛福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经国，乳名建丰。她无疑是高兴极了。她想生了个儿子就多了一重保障，这就可笼住丈夫的心，免得他借口没有儿子而另娶或纳妾。可怜的封建女子的心态！结果是大失所望。

她在家裡度日如年，婆媳间的个性不合，侍候严厉的婆婆，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也正为这封建婚姻感到痛苦，便萌生了离婚的念头。他给妻舅毛懋卿写了一封信：

……故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疼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为家庭，夫固不能

认妻，妻也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的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这封信自然有许多不实处，所谓“妻不认夫”，“母不认子”，“家庭不成为家庭”等词，是强加在毛福美的头上的，决心离婚，这才是他真正的心态。不过，这样的离婚要求只是提出而已，真正痛下决心并且真正实现，则在又一个十年之后，与最后一位夫人联姻的时候。

说是最后一位，这中间还有两位。第二位不过是侧室，第三位虽然也举行过结婚仪式，但来自青楼，没有什么先决条件。

那是1927年。当时蒋介石已高居总司令职位，威势赫赫。利用权力要糟糠妻下堂本易如反掌，但碰到这位受旧礼教浸润特别深的毛福美倒也为难。她已有了儿子，在蒋氏宗族里已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她把离婚看作是奇耻大辱，她要以死相拚。这中间请人斡旋，终究一个弱女子怎能敌得过总司令，她同意办离婚手续，但人不离开蒋家，仍住在老宅“丰镐房”，仍是蒋氏家族的一员。

为什么叫“丰镐房”？这名称来自西周两个皇帝的都

城。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蒋介石的祖父希望子孙中出个“真命天子”，因而作为房名。丰镐房有大小房间49间，毛福美就做了这“丰镐房”的主人。

“名不正，言不顺。她留在家里算什么名义呢？”蒋介石煞费思索。“总司令，事情好办。她既然年长，就称她为义姐，作为老夫人的义女。”这是贴身近侍俞济时的好主意。蒋介石大喜，后来这身份就记载在蒋氏的家谱上。尽管那位妻舅毛懋卿反对也无济于事。一边是蒋、毛共同署名的协议离婚书：一边是蒋、宋的结婚启事，共同刊登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宁波的地方报上。离婚启事中说“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奇怪的是这启事在1927年11月才登出。

蒋、宋联姻的障碍去除了。“只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她无从反对，只好步婆婆王采玉的后尘，与青灯木鱼为伴，以度余生。

消息传到正在苏联学习的蒋经国耳中。

他本来就恨父亲。1927年“4·12”上海大屠杀后，他就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蒋介石以前是我的父亲和革命之友。他现在已成了我的敌人。几天以前，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去，而成了一个反革命……”，他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他又听到了母亲被遗弃的消息，更加气愤，立刻给母亲寄了一封信：

……作为儿子，母亲多年来的痛苦生活我是亲眼目睹的。他对你是那样凶狠，把你从楼上推到楼下……

…我对这样的家庭有难以想象的烦恼和愤恨，现在我决定不再来信，我在心里记着你。到我学成归国那天，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必定第一个先来看望母亲。

这封信也曾被译成俄文登在苏联《真理报》上，当时被看作是大义灭亲的檄文。只可惜后来儿子食言。10年后——1937年4月，蒋经国携家带着从苏联回来，没有先到丰镐房，而是先到杭州，听从父亲的安排，第一声“母亲”喊的是宋美龄。

第二天，蒋经国到溪口，这才母子聚首。毛福美的哥哥毛懋卿从宁波赶来，拍桌大骂外甥，不该先见宋美龄。毛福美一时悲从中来，泪流不止，儿子也感到羞愧，低头流泪。那位俄国媳妇一时不知所措。

这个戏剧性场面，自然是后话。

不知蒋介石出于何种动机，在他和发妻毛福美离婚后不久，找来了异母兄蒋介石卿。“你回去，给我在丰镐房后面盖三间平房。”他发令。蒋介石卿狐疑不解：“丰镐房的房子已不少了，还要盖什么房子？”蒋介石这几天心情不错，没有斥责这位兄长，耐心解释：“给福美造三间佛堂。”很快在丰镐房后面的地畝上盖起三间佛堂，塑起佛像。从此，她吃斋礼佛，把希望寄托来生。而蒋介石此举，有人议之为对毛福美尚有旧情。这也许有些道理吧。

他们离婚以后，蒋介石常常带着宋美龄到溪口来。宋美龄自然不便住丰镐房。蒋在附近的武岭南端造了一幢三层的小洋房名曰“乐亭”。宋美龄有晏起的习惯，往往在

蒋介石起床后两小时才起来盥洗。乘这空隙，蒋介石带着卫士步行到丰镐房来看望毛福美。毛福美早已为蒋介石准备了精美可口的早餐。用茵陈蒿的汁水揉在糯米粉里的青团子、笋黄豆、自制的霉豆腐等，蒋介石吃得津津有味。餐后叙叙家常然后回去。这样有多少次，宋美龄一直蒙在鼓里。不过也有人说，宋是知道的，只是她不揭穿而已。

严厉的婆婆也过世了，毛福美总算过了几年清静的日子。

1937年，中华民族的灾难来了。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开始，日寇全力侵占上海、南京，对就近的浙东无暇顾及。后来为了诱降，对奉化溪口也没有用兵，因而保持相对的平静，毛福美还住在丰镐房，她似乎不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

1939年阴历11月初二，晴朗的冬日。乡村的午餐烧得早。10时许，缕缕炊烟，袅袅上升，这就成为明显的标志。两个编队的日本飞机，6架，飞到溪口的上空，这虽是蒋介石的家乡，但却是个不设防的村镇。

俯冲、扫射、投弹，轮番进行，目标全是丰镐房。有几间房子已经烧了起来。过境的飞机经常有，毛福美本不以为奇，还因为双腿患了丹毒，行动不便，仍躺在床上。密集的机枪子弹撒豆似地打在房顶，她这才慌了，大声喊叫：“来人啊！”没有人应声，那位女佣早已逃走了。她挣扎着从床上下来，边走边爬，出了房来到院中的大墙边。她被日机发现，几颗机枪子弹射中她。她倒下去，大

声呼救。飞机还在盘旋，哪有人来救她。飞机又俯冲、投弹，大墙倒塌，她压在下面。日寇飞机飞走了，丰镐房的人都来找这位夫人。在砖瓦堆里找到她，肝脑涂地，肠子也拖在外面，惨不忍睹。她虚岁刚到六十，就离开了人间。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对发妻的惨死，有什么反应，一直是个秘密。只在报纸上载有重庆设奠的消息。噩耗传到江西赣州，亲生的儿子蒋经国自然万分悲痛。他赶到溪口为母亲奔丧。第三战区的军政要员纷纷前来，她总算有了死后的哀荣。

民族恨，杀母仇，骨肉情，他刻骨铭心。为着永志不忘，蒋经国在他母亲遇难的地方，立了“以血洗血”的石碑。随着溪口的沦陷，石碑一度消失。抗战胜利后又重新树立。

她最早进入蒋介石的生活，她也最早离开人间。

爱妾姚冶诚

她，姚冶诚，与蒋介石共同生活是充满浪漫情调的。在蒋介石的婚姻史上，她没有毛福美这样的原配夫人的地位，她只是一位小妾。但她与他的结合却建筑在爱情的基础上。

她是太湖水乡的女儿，1881年出生在苏州吴县长泾河北古老的南桥小镇上。她没有毛福美这样的幸运，生在富商的家庭，她是贫农的女儿。由于她是独生，曾被父母看